



曾经踮了脚尖看那药名

□孔祥秋

那时候，他还小，踮了脚尖，隔了高高的桌子，正好能看到药铺药橱上那味药的标注。端端正正的毛笔小楷，写在药橱的抽屉上。这抽屉上写了四味药名，对应了抽屉里四格的四味中药。最上面写的，是他喜欢的那味药。这药，在抽屉最外面的那格里。

药铺，是那时村里人对诊所的称呼。孩子们大都是不喜欢药铺的，那里打针疼、吃药苦，远远看见了，就又哭又闹。大概唯一能让孩子喜笑颜开的，是一种驱蛔虫的“宝塔糖”，红的绿的黄的，像极了现在孩子玩的跳棋。而且这糖是甜的。那些年得蛔虫病的孩子很多。

他喜欢药铺，也是因为甜，但他没吃过“宝塔糖”，对药铺的喜欢是缘于一味中药。这药，是甘草。

药铺的大夫，阴阴郁郁的，像一棵老山参，且是那种经过烟熏火燎的老山参，皱皱巴巴的，僵僵地坐在椅子上，几乎不说话。有人来问医，也不打招呼，只是把身子向前探一下，伏在前面的桌子上。

那天，大夫的儿子将两块棕褐色的圆片偷偷塞在他手里，慢慢嚼，慢慢甜。他们同岁。日子苦，甜是孩子们奢侈的味道。他还识字，却懂得了甘草写在药橱哪个抽屉上。他时不时地走进药铺，就会傻傻地望向那里。

隔一些日子，大夫的儿子就会塞几枚甘草圆片给他。一年一年，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，一个眼色就能懂彼此的那种。他说，他们是甘草兄弟。

生甘草，清热解毒；炙甘草，补气养心。

那天，他读到一则甘草的传说，说甘草最初的家园是在中原腹地，与黄芩花叶相依，一苦一甜相补而生，成为知己。那一年是大灾年，家家粮囤面缸见底，老百姓只能掘草为食。短短的时间内，甜甜的甘草几乎就被采挖殆尽。甘草王为保住血脉，连夜出逃，只将秘密的去处说给了好友黄芩。黄芩立地指天发誓，若是出卖好友，世代子孙将肝烂心黑。

甜没了，苦也行。甘草走了，黄芩直面因饥饿而疯狂的灾民，再也招架不住，向世人泄露了甘草的行踪。

读到这里，他开始难过起来，很疼很疼的那种难过。那年，他远走他乡，身后，那位甘草兄弟失德，有了不可原谅的背叛。

其实，他来到小城，最爱去的地方，是南街的一家药店。那里，有一排中药橱子。他和药店老板成了朋友，一杯茶就可以坐到夕阳斜的那种朋友。他坐的地方，轻轻一抬头，就可以看到药橱上的那个抽屉，那里写着甘草。甘草是写在最上面的，最下面写的竟然正是黄芩。这意味着两味药一外一里，中间隔了两种其他的药。

看着那药橱，他和药店老板聊起自己和朋友的隔阂，气愤难平。朋友听了淡淡一笑，说黄芩与甘草，有的是生死世仇，可是再相见，却不说恩怨，一个以苦调甜，一个以甜抑苦，同心同德共一药方。朋友的背叛也许有他的苦，可你于他，是甘草的甜吗？

药店老板是一位女子，少小远离至亲，曾几度被朋友落井下石，可她依然款款而行，从不说悲苦。梦想一次次被人为破碎，可她缝缝补补，从不说放弃。面对不善良的邀约，面对邪气森森的言语，她不卑不亢，决不结怨。她说，心有平和，天下无仇，也无愁。

甘草入半数药方，平衡诸味药理，解毒抑猛。她，就是这甘草。

他最佩服她的，是时时刻刻的人间清醒，是是非非的从容不迫。可她半辈子百般努



盛夏草木间的生命启示

□丁蕾

夏季，阳光倾洒，草木疯长，绿意肆意蔓延。在这勃勃生机里，有蛇或乘凉、或游弋、或繁殖……

我们住在水边，房屋装修的时候，我跟先生说一定要安装纱窗，不仅是为了防蚊，也是为了防蛇蜿蜒入室。

记得童年在乡下，一个万籁俱寂的半夜时分，我忽然从睡梦中醒来。睡眠朦胧中，竟看见一条粗壮的大蛇蜿蜒盘踞在屋梁之上，在透明的瓦窗下，闪烁着诡异的冷光。那一刻，恐惧瞬间攥紧了我的心，我不敢出声，生怕惊动了蛇，只能拼命地把身旁的姥姥推醒。姥姥看见了蛇，不慌不忙地起床，点燃了一柱香。细细的烟袅袅升起，缭绕在屋内。姥姥口中念念有词，好像是在祷告，好像是在与蛇交流着什么。说来也奇怪，就在这细烟与祈祷之中，那条蛇似乎听懂了姥姥的话，竟然缓缓地爬走了，而后的我也安然入梦。

后来，我每每想起这段往事，都觉得那晚的蛇可能只是在屋梁上休息，赏着冷色的月光，看着熟睡的我和姥姥，并没有想着来伤害我们。

与我的胆小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儿子的胆大。有一次，少年的他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回家，来不及跟我打招呼，抓起手机又跑了出去。等他再回来的时候，手机里多了一段视频：只见路边的灌木丛里，伴随着呼呼的风声，两条蛇的上半截，并肩成S型，一伸一缩，越来越高昂，很快又交织缠绵在一起，拧成了麻花状……

这激情的画面只有短短几十秒，不见蛇的

全身，但是精彩且难得一见的隐秘。我不知道儿子是哪来的勇气，又是哪来的速度去抢拍这段视频。所幸，他并没有惊扰到那对蛇夫妻。

我还是一如往常的胆小。有一次吃完晚饭我外出散步，昏黄的路灯下，不经意地看了一眼脚下——台阶下竟然盘着一条绳一样弯弯曲曲的黑色东西，定睛一看：是蛇！它很长，越靠近尾巴身躯越细，整个身子呈S状趴在那里！我吃了一惊，顿时吓得汗毛倒竖！庆幸我没有边走边看手机，也庆幸我走得比较慢。

也许蛇感觉到了我的动静，头昂了起来，高过台阶，整个身子呈S形波动着。我本能地呆立在那里，一时不敢乱动。好一会儿，才敢慢慢地轻挪脚步，后退、后退、再后退……不敢带一丝声响，不敢带一丝风……怕蛇的速度比我快……等终于退到了安全地带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

我在小区微信群里提醒大家有蛇，留意脚下，不要靠近该区域。之后继续散步时，一边睁大眼睛看路面，一边心想：靠近水边，蛇总是有的，人若不犯蛇，蛇应该也无意来伤害人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我们应当尊重并保持敬畏之心。

与蛇的不期而遇，教会我停下匆忙的脚步，审视周围的世界。专注当下、心怀敬畏，是生命旅程中珍贵的行囊，是与万物和谐相处的圭臬。

暮色渐浓，远处传来蛙鸣，我忽然想起姥姥的那柱香，想起那烟雾袅袅升起的样子——人与蛇之间，或许本就该保持这样微妙的距离。

力，日子却仍是平常。他很为她叹息，说这不该是她的人生。她淡淡一笑，说，甘草花开也小，花色也朴素。

一天夜里，他想该打个电话了。这时，电话竟响了，正是那个熟悉的号码，多少年了，他一直没舍得删。手机听筒里，他听到的只是呼吸声。他想，他也一定听到了他的呼吸声。

那些年，他们常常一起睡在秋天果园的窝棚里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呼吸呼应着呼吸。窝棚外的果树上，软软的月光在果子上流淌。

他握着手机，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，眼前忽然就浮现了几时那药橱的抽屉，抽屉上的中药名那么清晰。当时，药铺的大夫是犯了一些历史的错，他唯一能把握的，只有手中的药方。大夫那时候的不言不语，是甘草的平和，还是黄芩的苦楚呢？

手机通话还在继续，许久许久，他不知道，在这长长的沉默里，是谁先说出了那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话……

这个他，就是我。此刻，我又流泪了。



车棚

□于金元

雨水落下来的时候
我的自行车
在车棚里露着屁股
这是始料未及的
就像一个人的说话声，
起初星星点点
没有刺眼的光
就一会儿，雨水大了
像一个人的骂声，刺耳
后悔不了，车棚就那么大

谁叫我车棚那么大呢
车子后半身湿透了，
甚至蔓延到了车头
谁叫我车棚那么大呢
链子锈了，走路有点困难
锈迹爬进了轴心
就像一些爬动的伤痕
下雨是天性
谁叫我车棚那么大呢

